

青島篆刻家苏白和上海篆刻家刘一闻有师生之谊。从1971年至1983年苏白给刘一闻的信札,是他们之间的情谊录,也是苏白的心灵史。我觉得这些信札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是它贯彻始终所表现出来的苏白那种人品和艺品相统一的优秀品质,那种以美好人性为基因的文化人格。

待人以诚,肝胆照人,是苏白先生最为打动人心之处。苏白曾说:“人,就是以心换心,待人以诚,这样才能换取别人的信赖,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刘一闻就称赞说:“老师生来就是一个古道热肠、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人。”苏白这种高品质,表现在教导学生上就是诚心求实,姑举一例:“看了你的近作有如下意见:‘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一次的印有点太规矩,我认为这次的好些,笔力的轻重和伸展安排得当,有笔意,也表现出感情的喜悦明快,使人觉得有节奏感。此印除‘北’字外,其他字都还好,但‘北’字末笔太沉重,且和‘爱’字的末一笔雷同,显得板滞不自然,让人看了觉得有做作气。‘古为今用’一印章法还好,刀笔稍显细弱,但仍比‘厚今薄古’耐看,正如你自己说像哪家路子,我说不上来。‘古’占中线,‘薄’字有根据吗?‘厚’出自何处? 边跋是学哪家的? 我认为还是要多看古今印谱和名家名作。”你看这里有褒有贬,有肯定有否定,剔骨抉髓,精细入微。真可谓“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像这样的评点文字,在信函中比比皆是,就像智珠一样闪闪发光。

苏白指导学生辈的眼光,不仅顾及当前,更瞻望长远。他一再说:“如果只求技法长进,成就也就有限了。”“刻印技法固然重要,但首先要

## 苏白与刘一闻的师生之谊

吴欢章

有其他方面的广泛修养,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才是所谓‘功力’。”他教导学生要“虚心善学,取长补短”;要“继承传统,择善而从”;要转益多师,敢闯新路,“创造出具有个性语言的作品来”。

尊师重道,文人相亲,一派君子之风。在苏白身上,看不到“文人相轻”传统恶习的丝毫踪影。他师从篆刻大家邓散木先生,备极尊崇,邓老离世后,他到处苦心搜求先师的印拓及遗著,虚心学习。他对于艺坛前辈,如谢稚柳、陈佩秋、钱君匋、方去疾等,也极为尊敬,喜爱他们的作品,学习他们的长处。至于同辈艺友,如赵冷月、任政等,他也是互学互鉴。甚至对年轻后辈,他也是虚怀若谷,择优而学,譬如他谈到青年雕刻家吴子健说:“志健同志虽年轻,但刻印很好,寄来两印很可观,望见到他多讨些印拓来,以便互相观摩学习,又可使我接受点新东西。”苏白在教导学生时,也是反复强调:“老前辈造诣高,各有独到之处,虚心领悟可以速进”,“我非常赞成你和同道师友多接触,虚心向大家学习,这样进步一定更快些”。至于如何向别人学习,他也恳切地强调要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须去除成见,克服自身的不足,方能发现别人的优长之处。如他对之说:“你说你对来先生的作品欣赏不了,这是因年龄、阅历及‘门户(门派)’之见的关系,所以暂时不能欣赏得了的,但日久年深就会慢慢领悟的。”二是须从艺术多样化的角度去观察和肯定别人的艺术独到之处,他指出:“凡是成名的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有独特风格的大家就有片面

性,人们之所以喜欢他的风格和艺术创见,就是偏爱他的这些所谓片面性的东西。”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规律性认识。

苏白留给我的又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去俗趋雅,艺求高远,奋斗不息。应该说,写这些信时,他已是一位篆刻名家,但他却时时存在危机感。他一再说:“我近所作自视有些趋俗,乏典雅之趣,这大概是多投众人所好以致如此状态”,“我的印还是俗的,而且越来越俗了,这也是很苦恼的”。他这里所谓的“俗”,就是缺乏个性,缺乏创见,缺乏新技法,缺乏高境界。所以在他这种危机感中,实际上潜藏着革故鼎新的决心和热情。在苏白看来,医俗的方法,就是“面对古人追步前贤,不断增加书本知识”,“眼下必须要打掉旧框框另辟新路径才能免俗”。我们可以看到,苏白在同刘一闻书信往还中,所重的不是生活物资的互助,而是金石资料的交流,他不懈地向历史先贤学习,向艺坛前辈和同辈学习,甚至向学生后辈学习,充满求知的渴望,就像一个奔驰在艺术跑道上的长跑运动员。他学到老,创作到老,永不停息也永无止境。

人品和艺品相统一,德艺双馨,是艺术家拥有健全的文化人格的重要标志。人品和艺品相统一的境界,不但是应该追求的,而且是可以达到的,这从艺术界无数德艺双馨的事实或是从苏白这个个例来看,都是铁一般的证明。

刘一闻先生将苏白先生的书信珍藏多年并编印《苏白书信辑存》一书出版,这表明两代艺术名家之间那种心灵的交汇、心灵的默契和心灵的融合,表明德艺双馨的薪火相传以至发扬光大。

在今夏入伏的一场大雨中,我在鸭窝沙生活艺术馆迎来了四位耄耋之年的长者,他们眼窝深陷,身形瘦削、受江风洗礼后的黝黑肤色,典型的崇明老者形象让我刹那间记起了外公。而他们风雨无阻地到来,就是因为 在长江第一滩、横沙渔港、渔港公园的交界处,建起了一个以“岛上书店”为引子的艺术馆,兼卖餐饮、咖啡,兼行文化艺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它使用了一个久违的名字,一段渐行渐远的集体记忆,一处曾经沧海的桑田——鸭窝沙。这座2005年前地属宝山,而后称为崇明三岛之一的长兴岛有过一个前身——“鸭窝沙”。长兴岛博物馆内不少笔墨都留在了这个能在脑海里产生鲜活物象的名字上。“鸭窝”一人眼帘催生的感受正应了史铁生的话:“故乡就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当这种心情一经唤起,便是回到了故乡。”童年在崇明庙镇外祖母家摸鸭蛋的经历便是这个关键字所激发的心动。

其实“鸭窝沙”的命名追根溯源是一语双关,既描绘了长兴岛于1644年



女起解 (中国画) 刁雅琳

是毁灭?”的选择。庆幸的是,在市民和专家的呼吁下,有关部门决定,上海市最后成片的长白一村228街坊的12幢“两万户”住宅不再拆除,将予以整体性保留。如今,蝶变归来

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你们看,这是我三十年前拍摄的一组黑白胶片……”我抬起头,午休时的陆老师正向我们展示自己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照片。他向我们介绍,当时拍摄这个黑白胶片系列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摄影技术,锻炼自己的“眼力”。那时候一个星期才休息一天,他依然凌晨就赶去茶馆提前将设备 and 画面架构好,只为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有时一坐就是一上午。那时候胶卷的

开始初露江面的沙岛地形,也是岛民口述史里证实的雁鸭集中栖息之地。上岛的先民以樵夫和渔民为主,后来种稻种桔。

芦苇,诗经里美名兼葭的天然物产,不仅是当时沿海居民房屋的重要建筑材料,也是冬天取暖生灶的必需品——芦柴。渔民则不仅是出没江海的

## 共忆鸭窝沙

席梦麟

“船上人”,也是风口浪尖的弄潮儿,还曾是芦苇从雁鸭野鸟的专业猎手。雁形目鸭科的鸟类由于生态学中鸭科型一雄一雌制的生活习惯,被元好问以《雁丘词》刻画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忠贞典范,所以捕猎时往往能一箭双雕。加之每年东西往复的时候鸟把崇明视作了栖息调整的中段粮仓。难怪在人迹罕至的时节里,鸭雀会成为这座沙洲的居住鼻祖。

崇明一路保持着世界之最——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回忆当年的防汛围圩,老人们依稀记得村里挨家挨户不分男女进行

劳力分配的场景,一副副扁担随即用肉身肩膀挑起泥坝,抵抗着难以预测的潮汛。“潮来一片白茫茫,潮去一片芦苇荡”成为崇明每处沙洲成岛的初景。1950年长兴的围圩造地成效终现,六沙连成整岛,鸭窝沙业已更名为长兴沙,对外的民用港口也由鸭窝沙港改名马家港,拓荒开垦结束后的居民,每年重返故里的进出口就是这座依旧南望浦东高桥的码头。如今的长兴镇镇政府所在地正是当年的鸭窝沙属地。四位老人饶有兴致地讲述起各自在尚被称为鸭窝沙的时期所经历的江岛往事,除了早已坍塌的出生地,还有芦苇扎起的安身处,母亲出码头做买卖时肩上挑起的橘子箩筐、父亲从国营农场步行5个小时挑回家的解馋西

瓜,还有儿时玩伴在滩涂的芦根下翻挖的蜊蜞。

遇上台风季节,鸭窝沙与横沙之间的航槽还能收留来自东海舟山的渔民前来避风。这个避风港的天然掩护条件,造就了以它命名的航槽。“中国航标第一人”李汶在第十二届国际航标协会会议中介绍了上海港在口门、重要转

向点及狭窄的鸭窝沙航槽分别设置了雷达应答器和雷达指向标,保障了在不良视距条件下船舶在长达40多海里的复杂航道安全航行的情况。如今鸭窝沙还出现在沿海公共锚地建设地图中——鸭窝沙候潮锚地,是护航的专用锚地。老人们戏称这也是鸭窝沙原住民们热情待人且助人为乐的品质来源。

2002年,由于水深16米的长江南道岸线易于停泊和运输,振华港机正式进驻长兴岛,开启了海洋装备的时代,随即岸线上又先后迎来江南造船、中远海运、沪东中华。面向东海的堤坝旁分别将造船、修船、航船、停船的整个链条完整地扣在一起。

当年的鸭窝沙,现在的长兴岛。从迁徙而过的候鸟,临水而居的留鸟,垦殖造地的先民,乘风破浪的渔民,再到安居乐业的岛民,航海装备的提供者,渔港锚地的守望者,让四位老人的微笑里透出自豪。末了,四位老人将自己写就、编辑并自费出版的“崛起长兴岛”“笔墨长兴”“多彩的长兴岛”丛书赠给我,手上捧过的仿佛是长江绵延6300公里的高密度江沙。伴随这厚重的还有迁徙自长江流域至此的移民情感,能在暮年依旧饱含这孩童般对童年的眷恋,对父辈在蛮荒中拓取饱足生活的钦佩,对满腔乡愁后继有人的宽慰。

如今,每天的鸭窝沙生活艺术馆都在见证一代人的心愿,一处沙的传说,一个窝的温情。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游扬州

周丹枫 何园之行,受益匪浅。此次扬州行,我特别想说说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常在平山堂饮酒、赏景、作诗,留下不少描写平山堂景色的诗文。后人在谷林堂后建造了欧阳修祠,以资景仰。祠内正中有欧阳修石刻画像,端庄慈祥,形神俱备。在那个特殊年代,当地人民用机智巧妙的方法,妥善地保护了它,迄今完好无损。扬州人民对文物的珍视,对前贤的尊重和真挚感情,令人感佩。祠前的欧公柳,枝叶茂盛,生机盎然。我在欧公柳下席地而坐,摄影留念。此刻不禁想起他的《朝中措》:“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多么深情,多么豪放。

清晨。花开。鸟鸣。城市已经苏醒。从小长大来过好多次南京,但这次是我第一次以出差的由头跟随陆老师一行人来考察公司的标杆项目。陆老师是上海隧道“王牌”摄影师。他1984年进入上海隧道,1999年因热爱摄影从工程一线转到企业宣传部门,从事摄影摄像,一待便是24年。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下楼与大伙碰头。陆老师过五十岁了,看起来不像,气色非常好。他在工作时会戴上一副方形的黑边眼镜,透过镜片能看到陆老师的眼睛,眼眸明亮,透着和善与精神。与人说话时,他的眼神总带着真诚认真地看着对方,让人觉得是个极好的倾听者。他身着衬衫配了一件蓝色格子外套,衬衫干练地系进裤子里,我心里调侃自己一个90后的精气神还不如陆老师好哩。

到达工地后,陆老师仔细观察着接收井的结构和细节,记录着每处材料的

堆放和每道焊接的接缝,将他头脑中提前对照片的构图及需要拍摄的地点一一交代给我。

“陆老师,我来帮您背这个包吧。”“没事,这个包很重我自己来吧。”

随后陆老师将装满摄影设备的包背在肩上,转身投入到拍摄工作中。摄影包压迫着他的双肩,他犹如一棵葱茏的树木,默默地承担着岁月的重量。拍完井下的工作内容,陆老师主动提出要单独到其他地方取景。再

见面已经是半小时后,汗水铺在额头上,肩带连带着摄影包的重量印进他的肉里,留下的痕迹像他职业的烙印。陆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个对摄影精益求精的人,用镜头诠释了自己对工作的敬业和坚持。摄影不仅仅是他的工作,更是他平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有了爱好,便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之外,

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

“你们看,这是我三十年前拍摄的一组黑白胶片……”我抬起头,午休时的陆老师正向我们展示自己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照片。他向我们介绍,当时拍摄这个黑白胶片系列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摄影技术,锻炼自己的“眼力”。那时候一个星期才休息一天,他依然凌晨就赶去茶馆提前将设备 and 画面架构好,只为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有时一坐就是一上午。那时候胶卷的

售价不菲,但对于陆老师来说,热爱是不会因为这些而降温的,追求着自己喜欢的一切,是一件很幸福、很热烈的事情。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张河道风景的照片,只见河面如镜,远处起了雾,好似一层轻柔的纱。那一刻我仿佛就在那条正在行驶的小船上,小船激起层

层涟漪,向两岸悠悠地荡漾开去。我扭头看着两岸缓缓倒退的深褐木板的老房子,像一幅色调暗沉的画,浓郁的老乡景色尽收眼底。这组照片中有有的老人用混沌的眼神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有的老人从半掩的古老木门中向外张望,一帧一画尽显岁月的痕迹。

岁月的河流悄悄流淌,镜头也记录着时光的印记。陆老师就是这样一步步用相机、用技艺、用热忱记录着。

快要沉落的夕阳,将天空映照得绯红,我们追随晚霞踏上了回程的路途。回去的路上陆老师已经将照片导入到手机中,复盘今天所拍摄的内容以及整理处理一些照片。我也默默放下了手机,细嚼这场特别的南京之旅。

## 十日谈

地下本无路 责编:郭影

19岁的倪子明,进入与其同岁的隧道公司,由此开启了同行成长的旅程。